



典藏版

影响一生 感动一生 珍藏一生

最好的杂文

一个人在其一生中，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杂文，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，增加知识储备，提高思辨能力，获得艺术熏陶，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完美，而且还可以掌握和使用这一文体，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。

鲁迅等◎著 景泓◎主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典藏版

最好的杂文

鲁迅等◎著 景泓◎主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好的杂文:典藏版 / 鲁迅等著;景泓主编. — 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113-3456-5

I. ①最… II. ①鲁… ②景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6654号

最好的杂文:典藏版

著 者: 鲁 迅 等

主 编: 景 泓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文 艾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文字编辑: 于笑笑

美术编辑: 宇 枫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020毫米×1200毫米 1/10 印张: 44 字数: 756千字

印 刷: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456-5

定 价: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58815875 传 真: (010) 58815857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鲁迅曾说：“杂文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守的手足，是匕首和投枪。”丁玲则在《我们需要杂文》一文中呼吁：“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，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。”杂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，它的形式灵活，可以抒情、可以叙事、可以议论，具有应用性强的鲜明特点。

杂文是一面明亮的镜子，它可以折射出人间万象、生活百态，让人在纷繁芜杂的生活里依然能看清人情世故，在思想争鸣的时代里仍有属于自己的清晰思想和行为。一个人在其一生中，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杂文，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，而且可以获得艺术的熏陶，体味杂文的魅力，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完美，不留下错过美好事物的遗憾。此外，通过阅读，读者还可以学会使用杂文这一文体，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。

鉴于此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《最好的杂文：典藏版》。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近200篇经典之作，分为反思历史、针砭时世、文艺之思、托物言志、生活的艺术、男男女女、人生的感悟、向生命鞠躬、游历之美九卷，这些作品或鞭挞丑恶、针砭时弊，或求索真理、剖析人生，或托物言志、论述文艺，或感悟生活、歌颂生命，篇篇构思精巧、见解独到、文笔精美、思想深刻、内涵丰富，代表着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，读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。在体例编排上，通过“入选理由”、“作者简介”、“作品赏析”等栏目多角度解析名作，引导读者准确、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。“入选理由”点明每篇文章入选的理由，让读者在阅读前对作品有个初步的认识。“作者简介”以简练的文字对作者的生平、求学经历、文学成就和影响等作了扼要的介绍，使读者对作者有一个清晰概括的了解。“作品赏析”以凝练的文字，对原文的写作背景、语言特色、创作技巧、思想哲理等进行精当到位的解析，使读者从深层次上去咀嚼原文。同时，为了尊重作者原文和保持原文风貌，对于一些作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成的作品，其中有个别用字和当今现代汉语语法不统一的现象，我们都没有做改动。情至深处无言辞，落于笔端即华章，这些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、学习、研究杂文的范本，也能使读者领略文学艺术的神奇魅力。

我们诚挚地期望，通过本书，能够让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，激发理性思考，进而提升个人的文学素养、写作水平、审美水准和人生品位，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。

目 录

第一篇 反思历史

中国人的心理 / 马相伯	2
“作揖主义” / 刘半农	3
中国人之聪明 / 林语堂	6
中国人的国民性 / 林语堂	8
迂缓与麻木 / 郑振铎	11
沐浴 / 庐隐	13
说“忍” / 陈子展	15
多余的话(节选) / 瞿秋白	18
考而不死是为神 / 老舍	20
一个鸡蛋的家当 / 邓拓	22
人语与鬼话 / 秦似	23
新世纪 旧希望 / 何满子	26
论焦大 / 黄裳	27
人才 / 柏杨	29
袁崇焕无韵歌 / 石英	31
走出梦话——太平杂说 / 潘旭澜	33
诬告有益论 / 王蒙	37
走向盛唐 / 李元洛	39
富人区 / 冯骥才	42
一个王朝的背影 / 余秋雨	43
觅渡, 觅渡, 渡何处? / 梁衡	52
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/ 王小波	56

大唐的太阳, 你沉沦了吗? / 王英琦	58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篇 针砭时事

论雷峰塔的倒掉 / 鲁迅	62
灯下漫笔 / 鲁迅	63
纪念刘和珍君 / 鲁迅	67
为了忘却的纪念 / 鲁迅	69
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/ 鲁迅	74
差不多先生传 / 胡适	75
中国的人命 / 陶行知	76
“老舍”说的准没错 / 叶圣陶	78
卧着拿薪水 / 邹韬奋	79
自觉与自贱 / 邹韬奋	81
简论市侩主义 / 冯雪峰	82
韩康的药店 / 聂绀弩	84
官 / 臧克家	88
“相府门前七品官” / 吴祖光	90
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人 / 叶风	92
孩子 / 梁实秋	94
处级和尚 / 舒展	96
中国人, 你为什么不生气 / 龙应台	98
钱的极点 / 毕淑敏	100
无根的义勇 / 刘洪波	102

关于“指鹿为马”的信 / 曾颖	103
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 / 苏中杰	105

第三篇 文艺之思

学问之趣味 / 梁启超	108
国粹与欧化 / 周作人	110
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/ 李大钊	112
中西学术之不同 / 梁漱溟	114
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/ 林语堂	118
艺术家之功夫 / 徐悲鸿	121
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/ 郁达夫	123
深情古谊，淡而弥厚，清而弥永 / 潘天寿	125
论雅俗共赏 / 朱自清	127
画说 / 张大千	130
骂人的艺术 / 梁实秋	133
这种虫 / 李广田	135
“上”人回家 / 萧乾	137
文化问题断想 / 金克木	139
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？ / 绿原	141
文化的雅俗与精粗 / 邵燕祥	146
秦腔 / 贾平凹	148
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/ 铁凝	152

第四篇 托物言志

雪 / 鲁迅	156
X市的狗 / 胡愈之	156
秃的梧桐 / 苏雪林	159
狗道主义 / 瞿秋白	161
灯 / 巴金	162
论麻雀及扑克 / 梁遇春	164
巷 / 柯灵	166

黄昏 / 季羨林	168
桥 / 唐弢	170
井冈山翠竹 / 袁鹰	172
石缝里的生命 / 林希	174
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/ 沙叶新	176
巩乃斯的马 / 周涛	178
老人与树叶 / 刘墉	181
种子的力量 / 梁晓声	182
小鸟你飞向何方 / 赵丽宏	186
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/ 王小波	188
火焰或碎银 / 筱敏	190
羊的样子 / 鲍尔吉·原野	192
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 / 廖华歌	194
一只猫的腐败 / 牟丕志	195

第五篇 生活的艺术

人生百态 / 鲁迅	198
世故三昧 / 鲁迅	201
生活之艺术 / 周作人	202
幽默的叫卖声 / 夏丏尊	204
人生的乐趣 / 林语堂	205
宴之趣 / 郑振铎	208
吃瓜子 / 丰子恺	211
快乐 / 梁实秋	214
茶在英国 / 萧乾	215
玩是人生的基本需要 / 于光远	218
活到老真好 / 王鼎钧	219
幽默的境界 / 余光中	221
我爱喝稀粥 / 王蒙	223
从一个微笑开始 / 刘心武	226
心灵的对比 / 席慕蓉	227

闲适：享受生活本身 / 周国平·····	229	渐 / 丰子恺·····	291
凡尘清唱 / 林清玄·····	231	给我的孩子们（节选） / 丰子恺·····	293
背景 / 曹文轩·····	233	善言 / 梁遇春·····	295
人世之惑 / 王开林·····	235	传授给儿子 / 傅雷·····	296
第六篇 男女两性			
娜拉走后怎样 / 鲁迅·····	240	成功 / 季羨林·····	298
初恋 / 周作人·····	243	训子篇 / 吴祖光·····	299
男人 / 梁实秋·····	244	母亲的照片 / 戴厚英·····	304
朋友 / 巴金·····	245	关于友情 / 余秋雨·····	306
三八节有感 / 丁玲·····	246	海滩上没有发生的事 / 张晓风·····	312
谈女人 / 张爱玲·····	249	白发 / 冯骥才·····	313
造人 / 张爱玲·····	254	中年是下午茶 / 董桥·····	315
大男人沙文主义 / 柏杨·····	256	黄粱梦里 / 席慕蓉·····	316
奇语 / 柏杨·····	258	生命 / 张承志·····	317
妈妈的梦幻 / 李敖·····	259	离家时候 / 叶广岑·····	318
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/ 张晓风·····	261	感激 / 梁晓声·····	320
真实的塑料花 / 刘墉·····	263	日晷之影 / 赵丽宏·····	323
成千上万的丈夫 / 毕淑敏·····	265	散步 / 莫怀戚·····	326
婚姻鞋 / 毕淑敏·····	268	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/ 贾平凹·····	327
女为悦己者容 / 张辛欣·····	269	渴望苦难 / 马丽华·····	329
女孩子的花 / 唐敏·····	273	第八篇 向生命鞠躬	
河之女 / 铁凝·····	276	我的祖母之死 / 徐志摩·····	334
青苔小巷中的情书 / 海男·····	279	怀李叔同先生 / 丰子恺·····	340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 / 安顿·····	281	给亡妇 / 朱自清·····	344
第七篇 人生的感悟			
今 / 李大钊·····	286	永在的温情 / 郑振铎·····	346
面具 / 许地山·····	288	雷锋塔下——寄到碧落 / 庐隐·····	349
匆匆 / 朱自清·····	288	墓畔哀歌 / 石评梅·····	350
沉默 / 朱自清·····	289	怀念曹禹 / 巴金·····	353
		悼志摩 / 林徽因·····	355
		一只小羊 / 萧军·····	359
		祭戴望舒 / 冯亦代·····	362

猫 / 张秀亚·····	366	威尼斯 / 朱自清·····	395
有人送我一枝草 / 三毛·····	368	庐山面目 / 丰子恺·····	397
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/ 周国平·····	369	趵突泉 / 老舍·····	399
冰冻的玫瑰 / 刘墉·····	371	青岛 / 闻一多·····	400
向生命鞠躬 / 孙盛起·····	372	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/ 俞平伯·····	401
雁 / 石钟山·····	374	在玄武湖畔 / 李金发·····	404
猎豹夕阳 / 梓臻·····	376	箱子岩 / 沈从文·····	407
第九篇 游历之美			
济南道中(节选) / 周作人·····	380	尼亚加拉瀑布 / 梁实秋·····	410
钓台的春昼 / 郁达夫·····	382	在赣江上 / 冯至·····	412
春日游杭记 / 林语堂·····	386	镜泊湖 / 臧克家·····	414
天目山中笔记 / 徐志摩·····	388	雨中登泰山 / 李健吾·····	416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/ 朱自清·····	390	黄山记 / 徐迟·····	419
		天山景物记 / 碧野·····	422
		长江三日 / 刘白羽·····	425

第一篇 反思历史



中国人的心理 / 马相伯

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不肯努力，说白些，就是好吃懒作。从这一种心理发展下去，便是亡国亡种的心理。

大家都是各顾其私，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，什么国家社会，什么公共福利，皆一概不管。就是对于国家现状抱着忧虑，表示不满的，也只是在那里嗟叹或希望“天生圣人”来替他们打江山。这里我要说件故事——据说，有两个叫化子在那儿“各言尔志”，一个说，假使我发了财，我买它五百石米，我睡在米堆里；饿的时候左边吃一口，右边吃一口，多么快活！另一个说，假使我发财，我一定买它一大堆棉絮，我睡在棉絮上头，左边冷了，向左边堆里钻钻，右边冷了，向右边堆里滚滚，岂不温暖一世！——这是一件。

又有人说：有一大群虾蟆在池塘里商量，说蚂蚁有王，蜜蜂也有王，为什么我们不要一个王，于是大家就朝着天乱叫，叫得上天不安，从天空里降下一个大木板下来！落在水面

作者简介

马相伯（1840~1939），原名志德，又名建常，改名良，以字行，晚号华封先生，江苏丹徒人。1862年入耶稣会，后获神学博士学位。1869年升神父。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、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。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。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，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（监督）。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遗有《马相伯先生文集》。



马相伯像

20世纪30年代以放映欧美影片著称的南京大戏院

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中国受到了日本的野蛮侵略，旷日持久的国共之战也进入白热化程度，国人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苟延残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国民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主义和依赖国际联盟调停的政策，一些平民百姓也是空怀忧虑之心，只在那里清谈和希望“外力”来拯救自己。图中的大戏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仍然繁华依旧，竟成为乱世中人们避世的乐土。



上，把这一群虾蟆吓得屁滚尿流，个个都伏在水底，不敢出头。其中有一个胆大地跑出水面，跳在木板上，以为很得意，大叫起来，其余的虾蟆也都相继跳到板上，乱叫起来，上天听得不耐烦，道，这些东西真讨厌，它们要个“王”，好！就降了一条赤练蛇下来。这条赤练蛇下来以后，便把那一群虾蟆吞得干净。凡事之不能自救，不肯牺牲，而只希望外力来拯救者，皆虾蟆之流，叫化子之续也！

作品赏析

本文写于1935年，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人的一大恶习：好吃懒做。为了说明这个现象的危害，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两个白日梦：一个是关于发财的“白日梦”。但是做梦者都是：“各顾其私，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，什么国家社会，什么公共福利，皆一概不管。就是对于国家现状抱着忧虑，表示不满的，也只是在那里嗟叹或希望‘天生圣人’来替他们打江山。”做梦不是奇怪的事情，问题在于，没有行动，只能是白日梦。生活中不管大小的事情都要我们动手去做才行，但是从中国人的心理看，似乎明白这一点的人不多；另一个白日梦是希望“外力”来拯救自己。作者把这个看成是妄想，并且说，一个民族如果都这样想，则只有亡国了。除了自己，没有什么救世主能救你。文章语言很平淡，但是所谈的道理却使我们惊醒，尤其在当时的年代里，很有现实意义。

入选理由

在倡导自由争论的时代，代表了不同的声音

形象、幽默和诙谐是本文最大的特征言语温和却毫不失力度

“作揖主义”

/ 刘半农

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，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。红，就是《红楼梦》；老，就是《老子》。这红老之学的主旨，简便些说，就是无论什么事，都听其自然。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？沈先生说：“譬如有人骂我，我们不必还骂；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，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。我们在旁边看看，也很好，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？又如有一只狗，要咬我们，我们不必打它，只是避开了就算；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，自然会互咬起来。所以我们做事，只须抬起了头，向前直进，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，再管什么闲事；这就叫作听其自然，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。”我想这一番话，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像，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。

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，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，不敢实行。现在一想，这个见解实是在大谬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，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。我们要办事有成效，假使不实行这主义，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。我们要保存精神，在正当的地方用，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。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：不有消极，就没有积极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要有些游戏笔墨，造出一个“作揖主义”的新名词来。

“作揖主义”是什么呢？请听我说：——

譬如早晨起来，来的第一客，是位前清遗老。他拖了辫子，弯腰曲背走进来，见了我，把眼镜一摘，拱拱手说：“你看！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：乱臣贼子，遍于国中，欲求天下太平，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二客，是个孔教会会长。他穿了白洋布做的“深衣”，古颜道貌的走进来，向我说：“孔子之道，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。现在我们中国，正是四维不张，国将灭亡的时候；倘不提倡孔教，昌明孔道，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，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三客，是位京官老爷。他衣裳楚楚，一摆一踱的走进来，向我说：“人的根，就是丹田。要讲卫生，就要讲丹田的卫生。要讲丹田的卫生，就要讲静坐。你要晓得，这种内功，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！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四、五客，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，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，手携着手同来的。没有见面，便听见一阵“梅郎”“老谭”的声音。见了面，北京的评剧家说：“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，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；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。”上海的评剧家说：“这话说得不错呀！我们中国人。何必要看外国戏；中国戏自有好处，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？你看这篇文章，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；外国戏里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？”他说到“方家”二字，翘了一个大拇指，指着北京的评剧家，随手拿出一张《公言报》递给我看。我一看那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佳哉剧也》四个字，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，说：“两位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。他未进门，便觉阴风惨惨，阴气逼人，见了面，他说：“鬼之存在，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所居者为‘显界’，鬼所居者，尚别有一界，名‘幽界’。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，是鬼之存在，已无疑义。从实质上去证明他，是搜集种种事实，助以精密之器械，继以正确之试验，可知除显界外，尚有一幽界。”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说的话，很对很对，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作者简介

刘半农（1891~1934），名复，原名寿彭，初字关侬，后改半农，晚号曲庵。笔名寒星、范奴冬女士。堂号有灵霞馆、桐花芝豆堂等。他是我国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，著名的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教育家，以及摄影理论奠基人。他还是我国第一个获“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”的语言学家，尤其在文学领域，他是白话诗歌的拓荒者，现代民歌研究的带头人，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杂文家。

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。1912年，刘半农在上海先后任《中华新报》特约编译员和中华书局编辑，并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。1915年《新青年》创刊，为重要撰稿人之一。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去北京，任北大预科教员，讲授国文法，并任《新青年》编辑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许多震惊文坛的进步论著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位“斗士”和“闯将”。他积极提倡白话文，提倡分段、句读，使用新式标点等。1919年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，通过了由其起草的《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》。1920年由北京政府派遣赴伦敦大学、巴黎大学攻读、研习实验语言学。后又去德国深造，并收集研究资料。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，同时被推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，获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奖。回国后，历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、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、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、辅仁大学教务长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。1929~1930年间，利用国外带回的仪器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——语音乐律实验室，曾创“声调推断尺”、“最简音高推断尺”。1931年后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，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。

1934年在北京病逝，葬于香山碧云寺东侧风景秀丽的玉皇顶。病逝后，鲁迅曾在《青年界》上发表《忆刘半农君》一文表示悼念。



刘半农像

末了一位客，是王敬轩先生。他的说话最多，洋洋洒洒，一连谈了一点多钟。把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八个字，发挥得详尽无遗，异常透彻。我屏息静气听完了，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先生的话，很对很对。领教了，再会罢。”

如此东也一个揖，西也一个揖，把这一班老伯，大叔，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，我仍旧做我的我：要办事，还是办我的事；要有主张，还仍旧是我的主张。这不过忙了两只手，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，不省事得许多么？

何以我要如此呢？

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，官要尊王，革命党要排满；官说革命党是“匪”，革命党说官是“奴”。这样牛头不对马嘴，若是双方辩论起来，便到地老天荒；恐怕大家还都是个“缠夹二先生”，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。所以为官计，不如少说闲话，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。为革命党计，也不如少说闲话，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。这不是一刀两断，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？

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，在实行一方面，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，自己想想，颇觉惭愧。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，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。既是如此，我们感激之余，何妨自贬身价，处于“匪”的地位：却把一般社会的身价抬高——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——请他处于“官”的地位？自此以后，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匪。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，说什么“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，其狂妄乃出人意表。所垂训于后学者，曰不虚心，曰乱说，曰轻薄，曰破坏。凡此恶德，有一于此，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，而况兼备之耶？”我们看了，非但不还骂，不与他辩，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“乡下人看告示”，奉送他“一篇大道理”五个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来是官，这些话，本来是“出示晓谕”以下，“右仰通知”以上应有的文章。

到将来，不幸而竟有一天，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：“谢天谢地，现在是好了，洪水猛兽，已一律肃清，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，要用夷变夏，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。”那时候，我们自然无话可说，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，一壁叹气，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；或者竟带这种痛苦，埋入黄土，做蝼蚁们的食料。

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“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”了，那么，我一定是最灵验的预言家。我说：那时的官老爷，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，却要说：“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，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《新青年》时，自以为得风气之先，其时我的新思想，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。”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又怎么样呢？我想，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，自称老同盟的很多，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。所以我到那时，还是实行“作揖主义”，他们来一个，我就作一个揖，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！”



兼容并包

“旧派”代表刘师培、辜鸿铭与“新派”代表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同时在北大课堂上自由讲学，对各种问题进入争论。在反复争论中，刘半农却看出了有些争论牛头不对马嘴。一争论起来便到天荒地老，于是刘半农便提出“作揖主义”。此画为沈加蔚1988年作。

作品赏析

这是一篇有趣的画像，作者列举了一批人物：政客、遗老、帮闲、文艺家等，而作者所谓的“作揖主义”就是针对这些人的对策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对各种

问题进行大争论的时期，然而刘半农却从这些争论中看出一些问题来，“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，官要尊王，革命党要排满；官说革命党是‘匪’，革命党说官是‘奴’。这样牛头不对马嘴，若是双方辩论起来，便到地老天荒；恐怕大家还是那个‘缠夹二先生’，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。所以为官计，不如少说闲话，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。为革命党计，也不如少说闲话，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。这不是一刀两断，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？”在作者看来，有些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，根本毫无意义，于是他倡导不抵抗主义，“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，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。我们要办事有成效，假使不实行这主义，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。我们要保存精神，在正当的地方用，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”，并称之为“作揖主义”。文章做得很妙，形象而且幽默，温和且务实。而在骨子里，作者的态度却是非常鲜明的。

中国人之聪明 / 林语堂

入选理由

文化大师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与剖析

中国人的黑色处世哲学的淋漓再现

真挚情感与冷峻笔法的完美结合

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。郑板桥曰“难得糊涂”，“聪明难，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”，此绝对聪明语，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。俗语曰：“聪明反为聪明误”，亦同此意。陈眉公曰：“惟有知足人，鼾鼾睡到晓，惟有偷闲人，憨憨直到老”，亦绝顶聪明语也。故在中国，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，而聪明之用处，除装糊涂外，别无足取。

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，似不必多方引证。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，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。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，名列前茅，是一明证。或谓此系由于天择，实非确论，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，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。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，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。此尚系题外问题。

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，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。聪明糊涂合一之论，极聪明之论也。仅见之吾国，而未见之西方。此种崇拜糊涂主义，即道家思想，发源于老庄。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，《道德经》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。然

作者简介

林语堂（1895~1976），福建龙溪人。原名和乐，后改玉堂，又改语堂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，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。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。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。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，专攻语言学。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。1924年后为《语丝》主要撰稿人之一。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。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。1932年主编《论语》半月刊。1934年创办《人间世》，1935年创办《宇宙风》，提倡“以自我为中心，以闲适为格调”的小品文。1935年后，在美国用英文写作。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。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，任校长。1952年在美国创办《天风》杂志。1966年定居台湾。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。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。1976年在香港逝世。



林语堂像

聪明至此，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，不为天下先，则永远打不倒，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。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，转而出见聪明之害，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。又因聪明绝顶，看破一切，知“为”与“不为”无别，与其为而无效，何如不为以养吾生。只因此一着，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，主退，主守，主安分，主知足，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，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。

此种道理，自亦有其佳处。世上进化，诚不易言。熙熙攘攘，果何为者。何若“退一步想”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。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，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。若“有福莫享尽，有势莫使尽”，亦极精微之道也。

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，善装糊涂，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。中国之积弱，即系聪明太过所致。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，抑系聪明者占便宜，抑系由聪明转入糊涂者占便宜，实未易言。热河之败，败于糊涂也。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，热河之失，何足重轻？此拾得和尚所谓“且过几年，你再看他”之观法。锦州之退。聪明所误也。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，虽明知兵力不敌，亦必背城借一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与日人一战。夫玉碎瓦全，糊涂语也。以张学良之聪明，乃不为之。然则聪明是耶，糊涂是耶，中国人聪明耶，白种人聪明耶，吾诚不敢言。

否所知者，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，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。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，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，而国事乃不可为。吾读朱文公《政训》，见一节云：

今世士大夫，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。挨得过时且过。上下相咻以勿生事，不要理会事。且恁鹞突，才理会得分明，便做官不得。有人少负能声，及少经挫抑，则自悔其太悻悻了了，一切刻方为圆，随俗苟且，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……风俗如此，可畏可畏！

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，不但“今世士大夫”然也。夫“刻方为圆”，不伤人感情，不辨是非，与世浮沉，而成一老猾巨奸，为个人计，固莫善于此，而为社会国家计，聪明乎？糊涂乎？则未易言。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进人时，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；多一聪明同胞时，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，举国皆鼾鼾睡到晓，憨憨直到老。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，而独一无二失计之糊涂汉子。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，而独一无二肯吃亏之弱者，是国家之幸乎？是国家之幸乎？

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，归根结蒂，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。呜呼，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。

（本文系承《星洲日报》之邀，撰寄该报者，搁笔后颇有骨鲠之感，乃转抄一纸，登刊此地，使与国内同胞相见）

作品赏析

中国人的处世学问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是令人绝倒的，这也应该看做是艰难存活中的一种黑色幽默。而这样的哲学向来是被世人奉为珍贵的智能。且不说这种智能有多久的渊源，单看它的发展，就足使人感慨起来。先是消极避世、隐退、无为，后是“难得糊涂”、“聪明难，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”、“惟有知足人，鼾鼾睡到晓，惟有偷闲人，憨憨直到老”等等，作者指出：“只因此一着，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，主退，主守，主安分，主知足，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，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。”一种政治及这种政治下的文化所培养的人性，使你很难说清其中的谁是谁非，但是这种土壤培育出

的消极、极端自私、装傻而自保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什么好事情，无论人际小事，还是国家大事，均有害无益，所以说它不仅是民族的悲哀，更是前进的障碍。作者哀叹说：“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，归根结蒂，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。呜呼，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。”尽管文章已经经历近一个世纪，但我们民族的文化积习之久远，使我们不得不在今天依然重视文章中所谈论的问题。

中国人的国民性 / 林语堂

入选理由

大家手笔拈来的精致小品
诙谐嬉笑中藏着热烈的爱
与深刻的分析

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。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，就是既老又大。老字易知，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。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。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，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。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，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。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，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。国家和人一样，总是贪生想活，与其聪明而早死，不如糊涂而长寿。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，老人有什么可敬呢？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，抵抗力之坚强；别人都死了，而他偏还活着。这百年中，他的同辈早已逝世，或死于水，或死于火，或死于病，或死于匪，灾旱寒暑攻其外，喜怒忧乐侵其中，而他能保身养生，终是胜利者。这是敬老之真义。敬老的真谛，不在他德高望重，福气大，子孙多，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，看见他寒穷，无子孙，德不高望不重，遂不敬他，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。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。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。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，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，而他仍存在；这五千年中，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，外敌的侵袭，兵匪的蹂躏，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，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，或者早已灭亡，而中国今日仍存在，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。这种地方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同时



被缚之狮

原题《制狮妙法》，选自《点石斋画报》。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曾经犹如这头被缚的雄狮。它不仅被外族捆绑，也被自己的诸多文明病所缠绕，如老大自居和忍辱性、散漫性及老猾性。

老字还有旁义。就是“老气横秋”，“脸皮老”之老。人越老，脸皮总是越厚。中国这个国家，年龄总比人家大，脸皮也比人家厚。年纪一大，也就倚老卖老，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，不甚在意。张山来说得好：“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，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”；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，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。少年人趾高气扬，鹏程万里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。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。一则曰“不知老之将至”，再则曰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，三则曰“及其老也，戒之在得”。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，容易犯了晚年失节之过。俗语说“闺女爱钞，姐儿爱俏”，就是孔子的意思。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，闺女是讲现实主义者。

大是伟大之义。中国人谁不想中国真伟大啊！其实称人伟大，就是不懂之意。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，人家问他意见如何，他说“伟大啊”。人家问他怎样伟大，他说“一个字也听不懂”。不懂时就伟大，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

懂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，或是洗衣匠，或是裁缝，或是黄包车夫，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。然而试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，希腊罗马早已亡了，而他巍然获存。他所代表的中国，虽然有点昏沉老耄，国势不振，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，有古远的文化，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，有文学，美术，书画，建筑足与西方媲美。别人的种族，经过几百年文明，总是腐化，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。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。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，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。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，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，所以这文化，虽然有许多弱点，也有竞存的效果。所以你越想越不懂，而因为不懂，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。

二

老实讲，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，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，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。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，五千年说“不错，不错”，所以下巴也缩小了，脸庞也圆滑了。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“啊！是的，是的，不错，不错”，脸庞非圆起来不可。江南为文化之区，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。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。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，毛孔细，少腋臭，这是谁都承认的。

还有一层，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，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，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。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。（南人不必高兴，北人不必着慌，因为所谓“纯粹种族”在人类学上承认“神话”，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“纯粹中国人”。）中国历史，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实不是因为王者，是因为新血之加入。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；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，民族就腐化，户口就稠密，经济就穷窘，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，非革命不可。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，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，后二三十年就是内乱兵匪，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，始而分裂，继而迁都，南北分立，终而为外族所克服，克服之后，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，文化又昌盛起来。周朝八百年是如此。先统一后分裂，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，再后灭于秦。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，汉晋是比较统一，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，到隋才又统一。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，始而太平，国势大振，到南宋而渐微，到元而灭。由明到清也是一期，太平五百年已过，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，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。总而言之，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，所以有北方之强，为南人所无。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，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，叫做，吃面的可以做皇帝，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。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，又是湖南产米之区，米吃得太多，不然早已做皇帝了。再精细考究，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，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，安徽之东，山东之西，江苏之北，河北之南。汉高祖生于江北，晋武帝生于河南，宋太祖出河北，明太祖出河南。所以江淮盗贼之藪，就是皇帝发祥之地。你们谁有女儿，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，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，可也。考之近日武人，山东出了吴佩孚，张宗昌，孙传芳，卢永祥。河北出了齐燮元，李景琳，强之江，鹿钟麟。河南出一袁世凯，险些儿就登了龙座，安徽也出了冯玉祥，段祺瑞。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，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。

三

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，与外族对立而言，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。这个国民性之来由，有的由于民种，有的由于文化，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。中国民族也有优点，也有劣处，若俭朴，若爱自然，若勤俭，若幽默，好的且不谈，谈其坏的。为国与为人一样，当就坏处着想，勿专谈己长，才能振作。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，但是夸张轻狂，